

谁先看见村庄

黄建国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谁先看见村庄

黄建国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谁先看见村庄 / 黄建国著.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3

ISBN 7-80680-131-6

I. 谁… II. 黄…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3) 第114429号

谁 先 看 见 村 庄

黄建国 著

太 白 文 艺 出 版 社 发 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理工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8.25 印张 4 插页 200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500

ISBN 7-80680-131-6/I · 059

定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0048)

独异的新乡土画卷

——序黄建国小说集《谁先看见村庄》

雷达

尽管2003年黄建国获得了首届中国小小说“金麻雀奖”——那是包括王蒙、冯骥才、林斤澜等人在内的仅有十个人的奖——有人称这个奖为当今中国十大“小小说作家”奖，但我仍然要说，黄建国是个尚未被文坛完全认知的作家。

黄建国不只写小小说，更多的还是写短篇甚至小中篇小说，在我看来，他是一位特别擅长运用短篇小说的体制来思索生活、言说生活的作家。这样的作家在当今文坛上并不多见。他深具潜质，有着与众不同的捕捉有趣人物和有趣细节的能力，他的语言看似平易，并不刻意经营，却能粘住人，一下子就逗起你的好奇心，引诱着你往下看，且不时发笑。这本事在我看来也近乎是天生的：就像有的人——可以是村妇也可以是个蹩脚的医生，但说起话来却很有味道，而有的人，也许学富五车，也许深谙幽默学理论，可一张嘴就露出透顶的乏味一样。说得更具体一些，我觉得黄建国的一些写得好的小说，是有意味，有趣味，而且有韵味的。他的风格均衡，让人读起来觉得舒服。他的有些小说切入的角度让人想起契诃夫式的敏锐，带着好奇，揶揄，还有温厚的同情。他笔下的故事往往是我们想像不到，或不甚留意的，但那后面总有合乎逻辑的人性的揭示。他讲起故事来好像一点不费劲，却含蓄、自然，不落套，包括有时形容几笔乡村的白天和夜，也显得别致。

黄建国的小说主要写陕西关中平原的乡村，而且还是写当下的乡村。我们不是一直在感慨，直面当今农村生活的作品太少了么？觉得从物质上看，现代化正在不断打破城乡的界限，但在精神上，奇怪的是，这些年我们离农民似乎越来越远了，甚至很不了解留在乡下的他们究竟在希冀些什么，苦恼些什么。近年小说的重心向都市转移的速度也确实很快。仅就这个意义而言，黄建国的小说也是很难得的。当然，小说的功用主要不在传达信息，不在说事，它应该在表现人的灵魂状态，人心的变易，大而至集体无意识方面扬其所长。而黄建国提供给我们的，正是一些属于文学独有的空间。这也是我对他的作品比较喜欢的原因。

去年黄建国有篇小说被多家报刊转载，叫《谁先看见村庄》，很短，不算他最好的作品，但有点象征意味。小说写两个在外打工的女孩回山村过年，离家二年多的她们，那临乡情更怯的心态十分微妙。她们先是打赌看谁能最先看见村庄，天真之态可掬。后来不知是谁悟到，像现在这样抹着口红描着眉毛的模样，回家肯定要惹麻烦，于是赶忙设法擦去脂粉，结果弄得满脸狼籍。这时天黑下来了，她们还在比赛谁先看见村庄。小说最后一句是“黑夜像汹涌的黑水淹没了她们”，不由使这篇轻快的小说忽地罩上了阴影。事实上，这显示了黄建国小说概括生活的某种特点。他力图在简约的人物和事件的叙述中，去抵达人性的深层，揭出平淡背后的沉重、固执、愚昧、荒诞等无可名状的内涵。他的许多作品都发生在一个叫“梅庄”的地方。梅庄显然是他假设的一个有自己个性和历史的乡村，一个西部农村的缩影，一个意象群。如果说，《谁先看见村庄》给了我们一个悬念，让人很想看看村庄，那么《梅二亚回到梅庄》就撩开了“梅庄”的帷幕，让我们走进村子了。在

南方打工的梅二亚回来了，人们都传说她是“拎了一大兜子钱回来的”。这无异于巨石入水，掀起层层波澜，梅庄一时失去了平静。从她的父母到姐姐，从村长到邻居，从同窗到老师，全都卷了进来，做出各种表演和暗示，根子都在那“一兜子钱上”，众生态可谓穷形尽相，啼笑皆非。善良的二亚陷入百口莫辩的困境。一个个要钱的人都出场了，共同构成压抑的氛围。他们哪里知道，二亚打工，每天要干十几个小时，吃饭撒尿都是跑着来回，因为太累，一次打盹，机器削去了半截小拇指。照现在这个阵势，莫说她没有“一兜子钱”，“就是有一车皮钱也不够用啊”。于是，在新年的第一天，二亚泪流满面地逃离了梅庄，从此不见了。

梅庄故事就这样牵引出了一个个乡间人物，展开了一出出几乎无事的活剧，打开了一个对我们来说既陌生又熟悉的世界。这个世界不算大，但新鲜。比如其中《梅庄的某一个夜晚》便是一篇耐看，容量大，甚至能带来某种震撼的作品。作者把他的很多观察和深思都放进这一个夜晚了。这个晚上，村长对那个从南方回来“拎了一大兜子钱”的女孩居然敢不朝拜他而大为恼火，连牌都不打了，非要立即炮制一个“红头文件”整整这个“三陪女”不可；这个晚上，一个因办厂而阔起来的农村青年，完全模仿“花碟”里的样子发泄性欲，寻求刺激，遭到妻子拒绝后恼羞成怒，扬长而去；这个晚上，一对老夫妻意外地获得女儿的一笔款子，不知该藏到哪里，他们忽而想当地主，雇几个长工，忽而想放账，收驴打滚的利息；这个晚上，一个农民的儿子考上了大学，他父亲因平时爱听广播，看报纸，发现大官们有不少都是学“机械制造”出身的，于是在狂喜之余，将儿子的录取通知书上的专业改了，致使通知书作废……在这一切进行当中，始终穿插着张老汉吼秦腔的声音，

好像旧戏里的过门，又像在提醒我们，这片乡土的古老，无论怎样变化，都有老根在。整个小说过度自然，结构浑然一体，并无生硬拼贴的痕迹。其中包含着作者深刻的思考。古老的戏文与今天的故事貌似天差地远，其实具有同一性，这里的人们追求权势、金钱、色欲、声名等，既有新花样，又有老问题。作品写杨麦花因不能满足丈夫张百胜的畸形性要求而遭抛弃，被“闪到半空中了”。其实，这里所有的人都有种悬空感，无着落感，灵与肉在激烈交战，人性被摆布得无能为力，某些传统的东西正发出崩塌之声。所以，黄建国的小说表面上很平静，很小，内力却充满了紧张的大时代中精神裂变的现实，特别是写出了一般被认为变化甚微的农村的精神裂变的现实。

黄建国是个很懂得“趣味”在小说中的妙用的作家。不管写什么，他首先追求有趣，设置有趣的悬念，营造有趣的细节，最好写到让人忍俊不禁，哑然失笑。《较劲》《打赌》《胡蛋和一个城市的幽默》《陌生人到梅庄》《什么人藏在房庵里》《从梅庄到保当村》诸篇，各个有趣。比如打赌，写穷汉梅康社故意不理睬有钱的张百胜，背过身不打招呼，“心想你有钱你有钱去，我又不借你一分一文”。但真打起赌来，有便宜可占，他又“龇牙而笑”，刻画某种农民性入木三分。《较劲》是近乎荒诞和闹剧化的作品。韩保库和马堂为一件捕风捉影的事儿闹得不可开交，双方展开了无尽的纠缠。中间因祸得福，因福肇祸，闹个没完。作者究竟想写什么？我以为是写人跟人的较劲，往往是一种无谓的能量消耗，是人性的弱点，是误区和盲点，但人却总是难以摆脱。这种倔，耿，认死理儿，一根筋，甚至还带有某种地域性，具有极大的普遍性，很值得研究。这正像杨争光的《老旦是一棵树》究竟写什么一样的扑朔迷离，引人三思。

我认为，黄建国的小说，在奇异和荒诞的后面藏着温厚的理解。他的语言才能也很突出。在《胡蛋和一个城市的幽默》里，胡蛋与两个刚愎自用的警察的对话就很妙，他们认为胡蛋不是逃犯准是嫖客，结果什么也不是，全篇都是对话，却“对”不起来，表现出城乡之间很深的隔阂，有很强的隐喻性。《教育诗》真挚动人，内涵甚深，通篇是爷爷和孙子的对话，最平常的叮嘱，把人生咏叹、无限遗憾，全寄寓其中，把爷爷半世的辛酸、血泪、希望和绝望，和盘托出，真是轻松中见沉重，微笑中含眼泪。

黄建国要把他的梅庄小说搞成系列的意图很明显，要弄个无所不包的万花筒，将各色人等纳入其中，以扩大其概括性。对此，我倒不主张过分刻意的经营，短篇就是短篇，是否构成“系列”意思不大。黄建国似乎不必要非要处处照应“梅庄”，否则“梅庄”会变成一种羁绊，一种束缚。现在，马堂、梅康社、梅金砖、梅二亚、韩保库、张百胜等人名在不同的作品里反复出现，其实，并无性格的同一性，前后矛盾，判若两人者甚多，不知作者何以要这样？我愿看到黄建国更多的清新刚健之作，而不愿他被系列、体系或几部曲之类的套路缠住了手脚。

2003/12/29 写于北京潘家园

目 录

独异的新乡土画卷

——序黄建国小说集《谁先看见村庄》 雷 达

梅庄的某一个夜晚	1
教育诗	28
两个谎言与一个真实事件	32
好牛	41
他们在树下玩麻将	44
胡蛋和一个城市的幽默	50
在水库工地	58
最后一只红富士	63
瘫痪	66
树阴	75
你对面是谁	80
从梅庄到保当村	85
如何打死一只苍蝇	93
小镇上	95
房顶上的沙包	99
自己的影子	104
梅二亚回到梅庄	107
昨夜咖啡屋	118
偷窃者	121

谁先看见村庄	126
什么人藏在房庵里	130
一条狗的命运	145
打赌	148
一小时午餐	154
哀伤	160
我们在 K26 栋干了什么	162
游戏一种	172
邻居	174
一个简单叙述的复杂故事	177
同学马图林	180
高庄的高杆	193
纪念一孔窑洞	197
红苕什么时候是硬的	201
热爱	212
陌生人到梅庄	215
较劲	218
打嗝	233
墙上的另一块砖头	237
回家	241
钓鱼和玩扑克牌的男与女	245
从四月到十月	249
好东西在哪里	253
一树蝴蝶	256
后记	260

梅庄的某一个夜晚

梅庄笼罩在黑夜里。月亮不知钻到哪里去了，星星虽亮，但照不到地上来。村街上和各家的院子里落了一些树叶，踩上去有点声响，但不是那种咔嚓脆响，噌噌的有些缠脚。那些落在房顶上的树叶，如果夜里遇一场大风，把它们刮下来，第二天一早，连同地上的，就统统被清扫干净了。因为梅庄几乎没有人养狗，所以听不见狗叫。至于卧在树上的鸡扑棱翅膀的声音，牛在圈里嚼草的声音，村西水渠里从上游排放的污水汨汨流淌的声音，所有这些细碎的声音，都消融在无边的黑夜里。因此上，在这样的夜晚，梅庄沉静得很。

但是，在这沉静的夜晚，有人在村北果园的房庵里彻夜唱戏。那是年过六十的老光棍张广满坐在炕沿上自唱自乐。不过，梅庄的人大多已习惯了张广满的戏声，该干什么仍旧干什么，各忙各的。张广满唱的是乱台戏，想起哪一段唱哪一段，时起时伏，音调拿捏得怪怪的，像给梅庄唱的安魂曲。

那时候，在村委会主任马堂家里，有几个人正在喝酒吃肉。酒肉是村民韩宝库提供的，因为超生罚款的事，他必须上门与村主任坐坐。另有一盒水晶饼，被马堂婆娘收到屋里去了。村主任马堂的弟弟马柱到他哥家借用打气筒，碰上了，也坐下来一同吃喝。

韩保库对马堂说：“我早就想和你坐坐了。”

马堂坐在一把藤椅里。他当选村委会主任的当天下午，沿村街走了两趟，一边走，一边体验自己的感觉。梅庄在他脚下。梅庄在他眼里。他不想看见梅庄了，把小眼睛一闭，梅庄就消失了，他睁开眼，梅庄又出现了。他觉得梅庄其实并不大。他看见有人坐在一把小竹椅上跟他打招呼，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马上派人到双庙镇去买一把藤椅，他以后说事情都要坐在藤椅上说。藤椅看着气派，坐着舒服，很适合他现在的身份。梅庄的事，从此以后他就可以在藤椅里一屁股坐了。马堂在藤椅里弄出咯吱咯吱的响声，把豌豆一样的小眼睛闭一闭，咂一口酒说：

“你胆子大么，哼哼。前边两个女子，把一个送了人，躲到青海去硬生出一个儿子来。哼，村里没有第二个人敢这样做，在全乡范围内，都是比较严重的。哼！”

韩保库夹一块牛肉塞进嘴里，像含着痛苦一样，没怎么嚼，伸长脖子使劲咽下去。他说：“为这么一个娃，我把所有家当全搭上了。村长你知道我现在的情况，把鞋带当裤带用哩。”

马堂的弟弟马柱一直埋头吃喝，一口酒接着一口肉，吃得很响亮的声音。他扭过头纠正说：“现在不叫村长，叫村委会主任，两者不一样，你不要胡叫。”

马堂说：“事关计划生育，政策性是很强的。”

韩保库说：“这个我知道，所以我来和村、村主任坐坐。”

马堂说：“你应该知道，我的权限太小。”

韩保库说：“一部分政策在你手里捏着哩，紧一紧，松一松，都由你哩。村长，不，主任，你给上头说说，尽量少罚些，今年眼看着苹果卖不上价钱，如果罚三千，我就要拆房卖瓦

了。”

马堂没有表态。他仰坐在藤椅里，又把豌豆眼闭上了。一时很静，所有人都听见了张广满唱的戏文。

“好一大胆秦香莲 / 敢和公主论正偏 / 长随官儿一声唤 / 你先打泼妇四十鞭。”

“胡唱啥呢，”韩宝库没话找话说，“老光棍天天晚上像嚎丧一样，搅得村里鸡犬不宁。村长，不，你看我这嘴，连这都记不住。主任，你得管管他。”

“哼哼，”马堂说，“管不管是另一回事。我认为张广满倒是计划生育的模范，应该表扬表扬。”

马柱打一个饱嗝，抹着嘴唇说：“一辈子没沾过女人的人活什么哩。哈！”

“不见得，”马堂说，“他在外头几十年，染过多少女人，谁知道？”

韩宝库说：“我始终弄不明白，张广满能有多大的兴头，天天晚上唱？我心里膈乱死了。主任，你一定要管管他，我害怕我哪天忍不住，会给张广满的喉咙塞一只烂苹果，他就唱不成了。”

“我看你想犯法哩。”马柱说，在牙缝里抠了一指头。“我在想，张广满的侄子张百胜咋一点不管他二爸呢？你过得好么，应该管顾一下。”

“我不同意，”马堂说。“谁管谁？各人顾各人。”

马柱说：“另有一件事我也不明白，麻子六为啥到现在还不咽气，我早就想喝葬埋他的豆腐汤了。说不定还能看一场电影，看一台戏。”

马堂瞪起眼说：“你掂量掂量你的年龄，少给我丢人！”

又有人走进马堂家的院子里了，把树叶踩得沙沙响。韩保

库愣一愣，抓紧时间说：“主任，罚是要罚一些，我认罚。你尽量少罚些，啊，少罚些。政策在你手里，软硬由你哩。过两天我再来坐坐。”

马堂不看韩保库，在藤椅上拧出些响声，朝院子里喊道：“是谁？”

进来的是村文书梅康社。梅康社虽然是村文书，但他要办成一件事也并不少费周折。梅康社把夹在胳肢窝的一条香烟塞进衣服里，惊讶地说：“啊呀保库，你竟在主任家里喝酒吃肉哩，面子大得很么！”

韩保库咧一咧嘴说：“我和主任随便坐坐。”

梅康社说：“保库，你和你婆娘终于大功告成了么。依我看，你应该摆流水席请全村的人吃一顿，还应该把张广满老汉请进村里唱戏。”

韩保库说：“你净胡说呢。他唱得我心里膈乱，我想砸他一砖头哩。”

马柱目不转睛地盯着梅康社看了一会儿，显然，他看见了梅康社怀里那条香烟的轮廓。他对他哥马堂说：“给我抽一支烟么。”顺手把桌上的多半盒香烟装进了自己的兜里。“都说人一辈子不吃烟能省钱，我不信。不从这个眼里出就从另一个眼里出了。梅庄的男人只有梅开民不吃烟，我估计他给儿子连上学的钱都凑不齐，除非把牛卖了。不顶啥。呸。”他终于把大牙牙缝里的肉筋抠了下来。

梅康社说：“人的命，天注定。不过，梅开民应该为他儿子请一次客，请马主任坐上席。来来来，咱支摊子打麻将。”

韩保库犹豫犹豫站起身，准备告辞。他没有资格坐在这种场合。明摆着，村文书梅康社要让马堂在麻将桌上赢些钱，他就能像梅二一样在村口桥头盖小卖铺了。

韩宝库走下马堂家的上房台阶，仰头看了看头顶上的满天繁星，又转身回来了。他觉得他的意思还没有表达彻底，于是不停地给马堂比画手势，意思是少罚些，少罚些。

马堂扬一扬手对韩宝库说：“去，你给我叫一声张百胜来打麻将。”

梅康社不避马柱，把怀里那一条烟掏出来放在桌子上说：“打赌赢的。我说，有人看见梅大头的二女子梅二亚从南方回来了。”

“噢？”马堂说。

梅康社说：“咱这鬼地方挣钱比吃屎还难，可人家广州、深圳像拾钱一样，听说梅二亚提回来满满一兜子钱。”

马堂的一对豌豆眼闪了几下，一边往桌上铺麻将布，一边说：

“如果是真的，她就坐台了。她长得不错，能干那种事情。”

梅康社说：“谁知道哩！”

马柱拿起打气筒说：“驴不能跟马跑，我不会打麻将，你们玩，我走呀。架子车一边的轮胎慢撒气，我下午拉了一车土，就浑身淌汗。”

梅康社拦住马柱说：“别走别走，玩的个事，输了有我呢。”

马堂手里把玩着两枚色子，闭上眼说：“梅二亚很可能坐台了。哼哼。”他突然改变主意，把麻将桌布一把撤了，说：“她应该来见一见我。”

所有的人都愣住了，谁也没有想到马堂会这么说。

梅康社说：“她迟早会来的，今天晚上咱先打麻将。”

马堂说：“我倒不是稀罕她给我带什么东西，主要是她眼里没有梅庄。哼，我是大家选出来的一村之主任，她为什么回来后不先来见我？”

马柱说：“看来这娃在外头还没有逛灵醒，不知道事情的深浅哩。”

梅康社说：“主任你不要生气，小事一桩不值得。她爱干啥干啥去。”

“错！”马堂说。他这一声吼，让人觉得把黑夜撕裂了一条口子，老半天都难以合拢。他在藤椅里坐直身子，两只豌豆眼盯住梅康社说：

“你作为村文书难道不明白，村里的事哪有小事？她梅二亚的户口还在梅庄吧，她还算是梅庄的人吧，为什么不来见我？再说，我估计她是有问题的。”

梅康社说：“噢，这的确是个问题。”

马堂说：“村上有村上的规矩，她不来见我我今晚睡不着。去，你现在就给她传话，让她马上来见我。我没有心情打麻将了。”

“好的，好的。”梅康社说。

马堂坐在藤椅里抽了一支烟，忽然又变卦了。他对他弟马柱说：“去，给我赶紧把梅康社叫回来，我另有想法。”

马柱不想去，他现在想打麻将，他还指望梅康社让他赢上几十块钱呢。马柱对他哥马堂齜一齜牙说：“哥，算了，你算了。咱今晚先打麻将，明天你哪怕升堂呢。”

马堂给马柱拍了一下桌子。马堂说：“你去不去？不去把我那多半盒烟掏出来。”

马柱连忙说：“我去，我去。”

不一会梅康社和马柱回来了。梅康社说：“我就说么，主任为这个生气不值得。”

马堂说：“我生什么气？我要搞一个文件来处理这件事情。”

这又是除马堂以外的人都没有想到的。夜晚又很静了。

“王朝马汉二次禀 / 圣旨来在十里亭 / 迎接王旨还罢了 / 不迎王旨活不成。”

半天，梅康社说：“好像只有政府部门才能发文件。”

马堂说：“不对。天天讲法制，发文件来解决就是法制。我是一村之主任，有权给村民发文件。拿笔和纸，我说你记。”马堂用手托住下巴，又把双手摊在桌面上，眨巴一阵眼睛，开始口授文件。

“梅庄村委会文件。标题是：关于对梅二亚的严重警告。吭吭。‘吭吭’你就不要记了。村民梅二亚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去南方打工，打工两个字加上引号，意思更丰富些。正式写：但是，该梅二亚三年之后第一次返村，竟然目无梅庄，不及时向我，不，不及时向村委会汇报，问题的性质是严重的。吭吭。现经研究决定如下：第一、梅二亚必须认真反省自己，做出深刻检查；第二、责令梅二亚以实际行动挽回过失；第三、梅二亚应不断学习，提高思想觉悟。简短些，就写这三条。落款：梅庄村民委员会。唔，把韩保库的事也加上。写：关于韩保库的问题，将另行处理。最后再写上：此文件下发至梅二亚家。还有，同时下发至韩保库家。再最后……”

因为马堂最近一直在看一部演清朝皇帝的电视连续剧，皇帝口授完圣旨总要说“钦此”，他觉得这两个字很有分量，想在这里也用一用。但他考虑了一阵，觉得似乎有点不妥，终没说出口，只在腔子里响了一下。马堂有些烦躁地说：“行了，就这样了。把公章盖上，盖得重重的。你现在给我念一遍。”

梅康社右手捏笔捏困了手指，他往手上哈了一口气，然后开始念。念到最后，马堂已经睡着了，嘴角淌出一滩口水。